

并非所有的噪音都是虚构

顾文艳

过量读杜拉斯的那一周，我每晚都在失眠中虚构噪音。

我是从2023年4月1日开始失眠的。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偶然，顶多是个愚人节的玩笑。我的睡眠从来趋近完美。寄宿中学那会儿，总是宿舍里第一个入睡，最后一个醒，通常还需要被室友掀被子才能起床。去年被关起来的时候有一阵作息紊乱，睡得浅，但不至于睡不着，更不能彻夜失眠。于是，当间歇性甚至习惯性的失眠终于措手不及地入侵夜晚，我生活的色调就迅速地混入了一种行军作战式的焦虑、恐慌。

一个月以后，我能归纳自己失眠的特点了。可能是有点普遍性的特点：总是在说话，重复；总是浮在睡眠上方，浅恍惚，总是不断地构造某种清奇的话语；总是重复一句，然后装模作样地继续遣词造句，再重复，一直到彻底清醒了为止。发现这个特点之后，我学会了强迫自己在脑中放映画面，而非重复字句，并且通过这个方法好几次成功地克服了失眠。可惜这个方法很快就不太适用了，因为词句落在大脑皮层的速度越来越诡异，无情。一开始是从某个至暗处的缺口溢出来，后来是局部涌现，再后来是像杂草一样似有若无地蔓延，增殖。

最要命的是，它们落下、溢出、涌现、丛生的时候，还会发出声音。这种声音很怪，渗透着强烈的物质性。不是我的声音，当然不是。不是直接说话，更不是在朗读。是字句生成的声音：落下，有时很温柔，有时又是旋风的呼啸。溢出，大概是手机静音状态下，一条微信发送出去时的声音。涌现，是拔草的声音，你都能看见那顽固的愤怒的根须！丛生，那最夸张，是在沙漠里，烈日下燃烧的城邦，火焰上方跳动着狂妄的空气——那是一望无际的命运的声响。

我的朋友安慰我说，没事，人失眠也不会死的。她自己完好无损的生命就是一个经验性的证据。我也慢慢释然了。有几次字句生成声低弱下来的时候，我还会想起自己中学时写过一个长篇，《偏执狂》(2015年出版了)，里面的女主叫林书奇，是个高中生，长年失眠，一旦浅浅睡着就会梦游，吃生肉。有够哥特的吧。你看，林书奇最后不也没死吗？——我脑子里落下这句话。落得轻，且快。

总之，我的确还在继续生活。工作，开会，运动，看书看剧。四、五月事情挺多的，外面的世界相当精彩，因为所有人都出动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大概是5月初的一天，我收到朋友的邀请去参加一个活动，谈谈杜拉斯。我立即开心地答应：一是因为前一阵图书经费下来的时候看到新出的高颜值杜拉斯文集，已经买了一套，二是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没读过杜拉斯一个字。

活动前一周，我开始密集地阅读杜拉斯。她的书实在太多啦！自从失眠以后，我一般会尽量避免密集的阅读或刷刷跟喝咖啡一样，看看书片都不能过量。因为总有字句会被缓存下来，然后在夜晚自由地重组，疯狂地繁殖。不过，密集地过量地看杜拉斯，倒是一种跟作者本人写作挺相称的杜拉斯读

法。她的笔触虽然称不上热烈，用译者王道乾的话来说甚至是“枯冷”，但她绝对是那种非要把一句话一段话一页纸一幅画面写到精疲力竭的作者，毫不节制。一看就是一个对沉湎于过量过度过分毫不惧怕的女人。好在文学本来就是那个庆祝过度和过量的场域。文学就是得过分，出格，离谱。一个未成年的法国穷人姑娘就是得跟殖民地富有却卑微的中国人做爱。不然，制度之内，中规中矩，各话各的，泾渭分明，还有啥好看的呢？

我一口气看了《情人》《广岛之恋》《痛苦》等几个必看的创作文本(还好，都挺短的)，然后又刷完了今年中信新出的四件套：《就这样》《战时笔记和其他》和两册《外面的世界》。前面两册是个人话语的散记和笔记，后面两册是报刊随笔集。后面两册我很喜欢，特别是好多时政和文艺短评，笔调没那么“枯冷”，甚至隐没了她标志性的绝望。

那一系列写同代女艺术家的评论非常传神。因为，杜拉斯能看到她们与生命、与事业、与自我共生的美。就像她能在衰老和“被摧毁的容颜”中看到自己的美一样。写德菲因·塞里格(Delphine Seyrig)美，她邀请读者去尽情地想象，不仅想象塞里格的笑容，还要想象塞里格令人沉醉的声音——尽管她很快就要在《印度之歌》里真实地想象塞里格了(塞里格真的太美了!)；写另一个女演员美，她说那种美超越了界限，“像所有形式的生命，可以是一匹马，一棵树，却也是一个女人”；写一个女歌唱家的声音美，她写的是围绕她“深厚的、天鹅绒般的声音”外部的沃土：柔软起伏的肌肉，绝对的物质；最后，采访一名女舞蹈家，杜拉斯直截了当地问她，何为成功？舞蹈家本身就时刻跃动的形象思维被激发了，回答说，成功“就是您抽烟时，袅袅升起的那缕烟”——多么真实，多么贴切！可更真实更贴切的是，杜拉斯突然接着评论道：成功是少年成名的舞蹈家的故土；在这片故土上，职业已成为命运。

当职业成为命运，成为一个女人的命运——这个孤独的子句本身就注满了令人惊异的光与黑，因此也是那样地激动人心。对杜拉斯和她在《外面的世界》里评述的女演员、女雕塑家、女画家、女摄影家、女歌唱家、女作家……来说，这个子句早已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她们都那么美，都在发光。那光彩从来就不是来自于某个情人、爱人、男人。对于杜拉斯来说，光彩当然是来自那个在不断学习写情人、爱人、男人的自己。是情人、爱人、男人激发了她那令人震惊的坦诚，让她纵身一跃，跃过命运的界限和标点，去合并那分明联在一起动荡的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她的光彩和她评述的女性的光芒一样，来自“当职业成为命运”时的从容、优雅和绝望。也来自一种极具颠覆性的劳顿、疲倦和痛苦。

就这样，我在一周内看了过量的杜拉斯。毫无疑问地，过量的杜拉斯对一个失眠症患者来说是危险的。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有篇写杜拉斯的文章很有名(是的，很不幸，我也在这周一起读了)，里面说，杜拉斯的小说文本真

的不太适合脆弱的灵魂，不论男女。如果你很脆弱很敏感并且不得不读杜拉斯，克里斯蒂娃说，你可以先去看看她的剧作和电影。因为在那里，痛苦是被稀释过的。我没有遵循克里斯蒂娃的意见，一是因为我已经看了杜拉斯的文本，二是因为我知道对于我来说，过多影像和声音的摄取比过量的文字更致命。被“说”出来的文字会变成一种更强烈的文字生成，音量更强的回声，萦绕在失眠的时时刻刻。事实上，就在我还没来得及看杜拉斯电影的那几个晚上，由于我每天都在看她那些令人窒息、精疲力竭而又布满缝隙的格言式的文字，我在脑中已经开始形成一种新的字句生成音效了。

这种音效大致约同于噪音。我这里说的噪音其实不是指那种特别震耳的，100分贝以上的，声波频率和强弱变化无规律的声音。我说的噪音类似于自从失眠以来，那些奇怪的字句在脑中生成的声音。嗯，就是落下、溢出、涌现、丛生的声音。只有我自己能听到，但确实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我的睡眠。同时，这些声音又没什么意义。“含混、累赘，甚至无关。渗漏。”有个美国作家品钦(Thomas Pynchon)在很年轻

的时候写过一篇很绝的短篇，叫《痛》，里面就是这么形容噪音的。一个角色说，“我爱你”这句话三分之二都没问题，主谓宾，只有“谓”有问题，那就是“爱”这个含混的刺耳的累赘的无意义的噪音。以此类推，你或许可以想象为什么我在过量阅读杜拉斯的一周，在没有机器人的爱和死亡的话语之间，顺利地捕捉到了一种噪音的虚构法。那些夜晚，我在脑中织网，把所有的混沌的无意义的字句统统串到一块儿，偶尔加进夜晚门口电梯上下的声音，翻书的声音，楼上噼啪的脚步声，白天楼下装修的声音，吱吱吱吱吱吱吱，鼓点的急促和琴弦的张力，痛苦，混起来，一曲虚构的噪音交响。

杜拉斯的《情人》获1984年的龚古尔文学奖。杜拉斯那年70岁。她自己说，这本书大部分是由“过去已经说过的话组成的”。那时她当然已经熟知甚至厌倦了自己的命运，和她的写作者的职业完完全全等命的命运。外面的世界正在“滑向它的末日”，一堆噪音，虚构的，疯狂，空茫，没有意义的爱和死亡。

可并非所有的噪音都是虚构。噪音的缝隙里，偶尔也有沉默，抗争，和真相。



漂浮的想象(布面油画) 林笑初

1. 小区十余株枇杷树，一夜

间，所有小果子一齐黄了。凌晨即起，小区漫步，走着走着，抬头间，一树榴花的妍红，辉映一树枇杷的橙黄，清风徐徐，花果枝叶微拂，我的心颤动一下——真是美。

美为何来？说不出，唯默默感受。往菜场去，来来回回逛一圈。水果摊前，菠萝蜜肥沃的香气弥漫，异国大樱桃红里透紫，圣女果散发着迷人光泽，红黄诱人，怎能不买一些？蔬菜档台上，忽现一个牌牌，上书：“皖北人的乡愁”——到底，荆芥上市。捻一株，放鼻前闻嗅，沁人心脾的茴香气，我这个皖南人一样喜爱。

荆芥上市，夏天确乎来了。藕带、南瓜、丝瓜、黄瓜……如若钢琴的急速回旋，一样样叮叮咚咚而出。同样满满一兜菜，太阳尚未升起，将小电驴停驻于门前柿树下，长风忽来……站在树下，仰望巨大深绿的树叶层峦叠翠翻涌，心为之静。

久站树下，不舍离开。南风虚怀若谷地吹啊吹啊，吹得我乱发穿空卷起千堆雪，所有感官次第打开，每一寸皮肤每一根发丝全部复活——我想坐在树下包几斤粽子。

糯米浸泡一宿，赤豆、蜜枣，于水的浸润中变得松软甜蜜。两片粽叶，仔细叠好，挖一勺糯米，添一颗蜜枣几粒红豆，粽叶闭合，麻线扎紧，十个粽子连成一串，拎在手上宛如一串绿茵茵的动词……

做手工活，耳朵也不闲着，柴可夫斯基《六月船歌》轻缓流淌，我家门前悠悠一条大江流过……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嗯，我的故乡瞬间于杜甫的诗中复活。

2. 小区门前歇息一辆皮卡，装

有百余斤蚕豆荚、豌豆荚，来自皖北临泉，十元四斤。我剥开一只豌豆荚，豆类处于青黄之间，用来煮糯米饭，正是时候。絮语间，陆续围拢几位老人，每个人均称四五斤。老人教我：你把豆米剥出，冷冻在冰箱，春节吃也不碍事。

家务琐事料理完，终于可以歇息一下。坐在客厅剥豌豆，初夏的万籁俱寂之中，一颗豌豆粒掉落地滚动的微响也能听得见。

豌豆有多种烧法。瘦肉剁沫，胡萝卜一根，切细丁，与豌豆粒一起爆炒，略撒点水，铺上肉沫汤汁四五分钟。出锅前，撒一点孜然、胡椒粉，入嘴甜而软糯，下饭神器。

冰箱存有一小块腊肉，特意留待小满时节，烧一道豌豆糯米饭。

腊肉切丁，与姜粒一起，热锅煸香出油，糯米、豌豆洗净倒入，翻炒入味，一齐入砂锅，适量滚水，中火焖煮四五分钟，熄火停顿数时，小火焖煮……待砂锅内发出噼里啪啦脆响，饭熟。

腊肉豌豆饭适合热吃，咸香扑鼻，糯而不腻。最惊艳，罐底那一层焦黄锅巴，如若金不换，唇齿间流淌小农经济的异香，末了，喝半碗丝瓜鸭蛋汤顺顺胃肠，静静瘫在沙发养养神，窗外大风，把绿树吹得翻起，浪一样涌动，如行海上，四野茫茫，无际无涯。

樟树花刚刚凋落，香气尚未走远，合便开出了第一朵，蜀葵也不甘落后。忍冬沿着路灯杆攀援直上，黄的花，白的花，香风细细。金丝桃如火如荼……花讯，一场接一场。高大的广玉兰草质叶丛中，“砰”一声，忽然怒绽一朵白花，复瓣花朵大如蓝边碗，于五月的艳阳下唱着浩荡的歌。

3. 前楼底层居住着的一对老

年夫妇，房前屋后种植果树无数，海棠木瓜、杏、梨、核桃、花椒、无花果、石榴、葡萄各一。去年，他们在高空及一米的巨型花盆里种植两株山药，秋来结出一小串山药蛋，铜铃一样晃悠悠，果真是神奇……

昨日，路过他家杏树下，无数黄杏惹人流连，我的唾液条件反射翻涌，杏子特有的酸已然通过一种看不见的物质抵达了我的舌尖。阳光在地上洒下碎金，果香无处不在。海棠木瓜一日日努力生长，已然鹅蛋大小；花椒如数列，密集盘踞枝头，强烈而刺激的椒香气，

小满未满

钱红莉

拒人又迎人……核桃树历经三四寒暑，终于长成参天大树，春上开满絮状花朵，夏来，结了两颗珍贵的青核桃。前阵几日的急雨，整棵植株难敌丰沛雨水，忽然歪倒，恰好被一株石榴树承接住，避免了连根而起，整个树冠被折断，避免了一层外皮粘着。树的生命力何等强大——五六日往矣，树冠依然绿荫如盖，两颗小核桃依然故我，于风中骨碌碌生长。

这夏的清风、晨曦、夜露，何等地滋养着万物呢，处处热烈蓬勃的生命力。

我家底楼邻居一年前移居外省，南窗前原本空旷的一块地，忽而绿树成荫，以构、桑为主。桑树一贯成对生长，公母毗邻。另一幢楼体边沿，同样无端长出公母两棵桑树，高及丈余，左边一棵母树，年年遍布桑果。这几日，由青至红，可以摘来吃了。

每每看见桑果，总会想起故乡以及遥远的童年，河流蜿蜒稻花香甜的童年。

小满前后，小麦动镰，作为刻在基因里的物候，一生不能忘。新麦割下，碾成粉，便有瓠子面汤可食。这个时节，淮河以北地区，还有另一种零食——黏黏转。小满前一周，麦粒外皮青绿，将熟未熟，趁早割了，脱粒，铁锅中炒香，石磨回碾碎。由于麦粒内含有大量水，碾出的麦仁成蚯蚓状而不绝，故名“黏黏转”。适宜冷食，风味甚佳。

这也是时令的意义吧，不多不少，恰好那么几日，错过便不再，也是小满未满的奥义。

4. 夏天以来，恢复黄昏散步习

惯，日日有晚霞可看。居所附近那一片荒坡，是我眺望宇宙的唯一窗口。

天空变幻不定的云朵，时而巨鲸横陈，时而城堡耸立，如梦如露亦如电……夕阳光晖中，当我伫立高处，眺望晚霞夕照无边，橘黄、玫瑰红、苍灰相融和，将天空渲染得立体广大。众鸟归林，大地沉寂，夏风无所不在地吹啊吹啊……芦苇于低处沟渠急速生长，青葱葱一片的绿里，深藏默默思君的惆怅……

我在青草的香气里疾步，无所止，而无所终，耳畔隐约约约罗大佑、陈百强、蔡琴、邓丽君的歌……忽然发觉，我的一切链接均是旧时代的了，但古典乐永远是簇新的，当倾听霍尔斯特《行星》组曲，直至晚霞一点一点被黑夜吞没……星挪辰移，亘古未变。

到了《火星》这一章，定音鼓追随小提琴的森林，黑管、双簧管、大提琴、中提琴、长短笛适时加入，轰隆隆哑如进军，使我不觉加快步伐频率，直至累得精疲力竭，仿佛早早获悉人类的命运。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说：我们DNA里的氮元素，我们牙齿里的钙元素，我们血液里的铁元素，还有我们吃掉的东西里的碳元素，都是曾经大爆炸时的万千星散散落组成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星尘。

是的，人类渺小如芥子微尘，但，人类又是伟大的，这些有着炽热想象力的优秀灵魂，正不断创造出各类艺术，文学、哲学、音乐、绘画……他们犹如一个个永恒的发光体，与星月同在。人类困于局限，而又勇于超越，当真了不起的。我常常劝告自己，不要急，慢慢写，尽量读很多的书。

读书的过程，是逐渐走向开阔的过程，接纳自己，接纳别人，接纳发生着的一切，宛如一年接纳春夏秋冬，接纳二十四节气，逐渐的，人便不会陷入焦躁、忧惧，融入风一样的平和之中。

前阵，整理餐边柜小屉，发现一只小包裹，打开，摊开一把黑炭样籽籽，恍然有悟，是去秋收集的晚饭花种子啊。开春时，忘记把它们撒到楼下空地。接下来的盛夏黄昏，没得繁花可赏了。但，错过一季，又有什么关系呢？留着明年，它们还会一样发芽的啊。

对门邻居姐姐家，白兰花新开一朵——每日清晨，在我们两家共用的外阳台晾衣裳，总是被这洁白清幽的花香氤氲着，真是一福报。今年，她养了一缸荷。哪天我去买回几尾游鱼，与这一缸荷结伴吧，像把一个词放在另一个词后面，组成一个踏实流丽的句子。

昨夜，邻居姐姐敲门，打开，她赠我一袋豌豆，说是刚回了一趟故乡。故乡，是一个令人意动的词，像小满一样，让我们终生热爱。

「文汇报」微信公众号 QR code

5月27日《文汇报·笔会》刊登了刘心武先生文章《钱粮胡同琐忆》：

我曾从中选读过一册写苏联远东地区高中生参加卫国战争的大篇小说，作者是米·哈夫金，书名叫《永远在一起》，作者和作品知名度都有限，却重重拨动了我的青少年时期的心弦，至今余韵犹存。书里写那些远东地区的青年，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与战后胜利归来的，他们的灵魂永生在一起，青春不灭。

这段热血沸腾的回忆，让我想起了自己八十年代度过的小学时光。回顾往昔，我还清晰地记得戴红领巾时唱过的那些如清澈的溪流、葱翠的树林般的每一个音符，更记得少女时代读过的使人泪下、催人奋进，如阳光般明亮，若月光清明的小说。清华大学图书馆又高又阔，散发着花梨木香气的老式书架，有整整几排贴着“俄苏文学”标签。我在那里借过多少描写卫国战争的书籍啊，《那里是苏维埃人》《永远十九岁》《海鸥》……

假日的阅览室分外宁静，雪白的丝帘掩于茶色长窗后，窗台上一盆盆文竹、麦冬青翠欲滴。常青藤爬满红色旧砖墙。那些老书，有着发黄的硬封，封二是绿色的皮子，底页都贴着泛黄的借阅条，也许现在回去找，上面还有当年

回音壁

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俄苏文学书架

侯宇燕

自己填写的妈妈借书卡的号码呢！这种感觉就是恍如隔世。

记得离图书馆不远的操场上经常进行足球赛，男孩子们此起彼伏的加油声隐约传来，向静水里投入青春的味道。那也是春天的味道。那时图书馆的窗子都是绿色的木格窗，因天热被推开了半扇，窗里窗外，四处都荡漾着薄荷般清凉的气息……我把书捧在胸前，先深深地吸一口气，再小心翼翼地揭开粘在一道的书页。每揭开一张，都会闻到淡淡的臭气。那是蠹虫留下的气味吧？我无数次被里面朴实简短却蕴藏着无限力量的语句所感动。尤其忘不了在读到《青年近卫军》悲壮的结尾时，那种既要流泪，又被里面沉静的描述抑制着，像王蒙先生《青春万岁》里青年团员们互相传纸条鼓

励着“不要哭！”般自我勉励的心境。近来读王蒙先生的自传《半生多事》，才知道《青春万岁》里那种动人的集体力量，灵感多来自他大量阅读的描述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

那么这些作品是由谁在短时间内大批量翻译出来，激动、滋润了一代青年呢，包括《青春万岁》里袁先生这样的进步老人的心灵，陶冶他们一生呢？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著名翻译家吴芳先生在《从李家派对到邵府下午茶》中描写了解放初上海翻译家的乐园：

当时四马路文化街私营出版社林立，因为“一边倒”，苏联小说最为畅销，老板们纷纷聘用外语系毕业生任编辑……于是在陆老板的支持下，明知北京已有两位前辈根据原文译的《和平的保证》已安排，我们这两匹初

生牛犊硬是用流水作业法，边译边校边安排、跑印刷所改校样，于三个月内把这三十万字赶了出来。作者参加过苏联驻东德的占领军，在书中回顾如何帮助一中等城市恢复治安和生产并团结文艺工作者的经过，直到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当时莫斯科印行的大型英文文学月刊《苏维埃文学》是我们每期必读的。

就连多年后出版的《日瓦戈医生》尾声，也写到了悲壮的卫国战争，令我读来如回到小学时代：

战争——是十几年革命锁链中特殊的一个环节。作为直接变革本质的原因不再起作用了。间接的结果，成果的成果，后果的后果开始显露出来。来自灾难的力量，性格的锻炼，不再有的娇惯，英雄主义，干一番巨大的、殊死

的、前所未有的事业的准备。这是神话般的、令人震惊的品质，它们构成一代人的道德色彩。

这些观察使我充满幸福的感觉，尽管赫里斯京娜受折磨而死，尽管我多次负伤，尽管我们受到巨大损失，尽管经历了这场代价昂贵的流血战争。自我牺牲的光芒将我热爱赫里斯京娜死亡的重负，这种光芒照亮她的死亡，也照亮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赫里斯京娜的原型，就是卓娅吧？尽管也曾多次通读其他参战国如美国描写二战的巨作《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但感到的总是不一样的气息。苏联卫国战争著作特别博大峻烈、刚正伟美的悲壮氛围，永远刻在我的心中。